

<<热血之花>>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热血之花>>

13位ISBN编号：9787543876873

10位ISBN编号：7543876876

出版时间：2011-8

出版时间：湖南人民

作者：张恨水

页数：248

字数：15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热血之花>>

### 内容概要

《热血之花》描写了两个青年男女为抗日救国而牺牲爱情甚至生命的感人故事。

书中的女主人公舒剑花为获取敌情，忍辱负重与敌周旋，后不幸被捕，为国捐躯。

《巷战之夜》又名《冲锋》、《天津卫》。

书中描写了在教员张竞存的领导下，天津市民同心协力抵御日寇、保卫天津的故事，较为真实地反映了日寇侵占天津时的狂轰滥炸和血腥杀戮。

## <<热血之花>>

### 作者简介

张恨水(1895—1967)

现代文学史上的“章回小说大家”和“通俗文学大师”第一人，原名张心远，祖籍安徽潜山。笔名“恨水”，取自南唐后主李煜词《乌夜啼》中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张恨水是20世纪现代文学史上最高产的作家之一，自1917年开始发表作品，5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创作了100多部通俗小说，作品情节曲折复杂，结构布局严谨完整，将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与西洋小说的新技法融为一体。

早期以《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作品声名鹊起。

抗战爆发后，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陆续发表了《热血之花》、《大江东去》、《虎贲万岁》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抗战小说。

## <<热血之花>>

### 书籍目录

#### 热血之花

第一回 怕见榴花灾生五月

愿为猛虎志在千秋

第二回 争道从戎拈阄定计

抽闲访艳握手谈歌

第三回 密地潜来将军发令

雄姿骤得少女忘形

第四回 歌院传笺名伶入彀

兰闺晤客旧侣生疑

第五回 留别书弃家卫社稷

还约指忍泪绝情人

第六回 啼笑苦高堂人去后

昏沉醉客舍夜阑时

第七回 魔窟归来女郎献捷

荒园逼去猾寇潜踪

第八回 兄弟相逢扬声把臂

手足并用决死登山

第九回 不测风云忘危杀贼

无上荣誉受奖还乡

第十回 复国家仇忍心而去

为英雄寿酌酒以迎

第十一回 涣释疑团凌空落柬

深临险境乘隙窥营

第十二回 施妙腕突现真面目

下决心不受假慈悲

第十三回 邀影三杯当时雪耻

流血五步最后逞雄

第十四回 含笑遗书从容就义

忍悲收骨慷慨宣言

第十五回 访寒居凄凉垂老泪

游旧地感慨动禅心

第十六回 思断三秋悲歌落泪

名垂千古热血生花

巷战之夜

序

一 周年纪念

二 车站上的人潮

三 散后之家

四 事变之前夜

五 动摇者之窘相

六 暴风雨将来时

七 流弹横飞下

八 炸起了中国男儿的怒火

九 天津在被屠杀中

十月下劳军

<<热血之花>>

十一 肉搏，四比七十九  
十二 动摇者醒了  
十三 渡河。  
天津，再会了  
十四 二周年纪念

## &lt;&lt;热血之花&gt;&gt;

## 章节摘录

八炸起了中国男儿的怒火 天空里的乱炮声，又是近近远远地响着。小马这一声喊叫，来得非常之猛，教竞存不能不相信他是受了伤，不顾危险，立刻跑到大门洞子里来。

见小马蹲在地上并不做声，竞存也就蹲到地上来，伸头望着问道：“你是哪只腿受了伤？怎么打断的？”

“小马道：“打的是右腿。”

“竞存道：“我瞧瞧，断到什么程度？”

“小马道：“我手上拿着呢！”

“竞存道：“什么？整个儿断下来了么？你痛不痛？”

“小马道：“这还不痛吗？”

“竞存道：“这糟了！来，我搀你到房子里躺着，先找点东西来捆上。”

“说着，就伸手来搀他。小马闪着身子道：“休息了这样久，我痛过来了，扶着墙我能走进去。”

“竞存道：“一条腿能走路吗？这是你痛得麻木了，神经失了知觉。等一会你神经恢复了感觉，你瞧着吧，你会痛得叫爹叫娘的。还是我来搀着你，没有错。”

“正说着，刘妈拿了一枚洋烛，颤巍巍地来了，口里还道：“真造孽，这孩子是怎样弄的，会把腿给打折了？”

“她一面说着一面弯了腰，将烛光向小马身边照下来，见他撑起两只膝盖来，便道：“你两只脚不是好好儿地蹬在地上吗？怎么说是打断了？”

“竞存道：“你不是说断了的腿，还在手上拿着吗？”

“小马道：“哪里是拿着断腿，有那能耐，我也会来个盘肠大战。我是拿着门杠。”

“说时，手上将一截断木杠举了起来。竞存回想到刚才说话的一番错觉，不由笑了起来，因道：“这不怪你，我也让大炮震昏了。哪有人腿打断了，还会在手上拿着的？”

“刘妈道：“我也是听着纳闷，这孩子真忍得住痛。断了的腿，会拿在手上。”

“竞存越想越好笑，忘了这是极危险的时候，走到院子里来站着，把这个岔打过去，心算定了，立刻听到嗡嗡的飞机声，在空中响起来。抬头看时，院子外的两棵槐树，已经在屋头上显出了枝叶的形状，虽然有几粒很亮的天星散漫在半空里，可是天已变成乳白色了。想到昨日一天亮，日本飞机就飞了起来，倒也不觉得有什么奇异之处。就在这时，三架飞机成品字形，在槐树顶上直穿过去，看那高度，离那屋顶，也不过两三丈，飞机头上的螺旋桨，看得清清楚楚。飞机过去，玻璃窗户震得咯咯作响是不必说，就是支棚顶上的灰网，也筛糠似的落了下来。小马在门洞子里骂道：“还能飞下来吗？再要往下飞，就该擦着屋顶了。”

“竞存道：“胡同外面，也许有敌人在那里守着呢，你嚷些什么？”

“只这一句话，还没交代完，早就震天动地地听到轰隆一声。

## &lt;&lt;热血之花&gt;&gt;

随着天空火光一闪，小马已是走到院子里来了，将手摸着脖子，连连地摇了几下头道：“这真受不了，大炮……”他来不及说完这句话，猛烈地蹲在地上。

竞存道：“快进来吧，这不是大炮，这是飞机扔炸弹。”

刘妈手扶了房门，呆呆地昂了头向天空望着。

因道：“这越来越不成话了。”

刚才那一下子响，我觉得站着的这块地都有些摇撼。

这炸弹在哪里扔着？

大概就是新站吧？

竞存也默然着，站在屋檐下，也是对天空看了出神。

哪晓得在炸弹响过之后，那轰隆隆的声音，就接二连三地响起，有时很猛烈，真是刘妈的那话，连地皮都震动着。

有时又很远，但只轰轰响了一声，小马道：“他妈的，这小日本真下得去这毒手。”

这一炸弹下去，要炸死多少人？

竞存也不理会他们，只皱了眉头子，在堂屋里站着，不时向天空里看去。

这时的天空，果然有些异样。

槐树最高的枝上，抹了一片黄色的金光。

当每日这时，在墙上喳喳乱叫的麻雀，现在也不叫了，只缩着脖子躲在屋檐下站住。

每当它们不知所以地飞起来，便是日本飞机由屋顶上经过。

现在日机不是三架一队地飞着了，仿佛在半空里排着走马灯似的，有一架飞过去了，随着又是一架飞过来，约莫在一小时以内，所听到的炸弹爆炸声，总在五十次以上。

飞机在屋顶上绕飞的次数，那更是记不清楚。

除了初次爆炸，还听到左右街坊，喧嚷了几声而外，以后就像深夜里一般，什么响声都没有了。

飞机嗡嗡的声浪远了，轰炸也没有了，竞存定了一定神，觉得不但大门外面没有了一个生物的动作，就是刘妈同小马，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连叫了几声，也没有人答应。

直找到自己卧室里去，见桌子上堆了两个网篮，网篮上又堆了几床铺盖，小马很自在的躺在桌子底下。

竞存道：“刘妈呢？”

小马道：“我告诉她了，叫她躲到床底下去。”

现在飞机不扔炸弹了吗？

他说时，两手爬在地板上，将半截身子伸出桌面来。

竞存笑道：“你要是害怕，你就在那里躲着吧。”

说着，再到刘妈屋子里去。

她倒没有躺在床底下，将一床被没头没脑盖着，横躺在床上。

竞存笑道：“快把被掀掉。”

这样大热天，炸弹不炸死，倒会让棉被闷死。

刘妈将被一掀坐起来，额角上汗珠子雨一般地滴下来，两眼发直望了竞存。

竞存笑道：“小马叫你躲到床底下去，为什么你这样在床上躺着？”

刘妈道：“我以为是躺在床底下呢。”

竞存道：“你镇定一点，不用太害怕了。”

现在到了这生死关头，害怕也是无用。

人越怕越糊涂，倒不如定住了神，还可以死里求生，想一条出路。

刘妈道：“这话也说得是。”

本来我是没有打算躲着的，架不住小马直催我。

竞存道：“现在飞机没有来了，你到外面来坐着，让我到胡同外面去看看情形。”

刘妈站起来道：“哟！”

你可别去，昨晚上不也是把你断住着，差一点儿回来不了吗？

## &lt;&lt;热血之花&gt;&gt;

“竞存道：‘仗也不能老在那里打。

我要是不出去瞧瞧路线，咱们要逃走，知道向哪儿跑？

”刘妈道：‘这样说，你就去一趟吧。

你多加小心。

”竞存也没理会她，自开了大门走出来。

还没有出胡同口，听到后面有人说：‘是张先生，是张先生。

”竞存回头看时，陈老先生带着两个儿子站在胡同中心。

还不曾向他打招呼，三人已经追到面前来了。

陈老先生穿了儿子的长袖汗衫，衣肥人瘦全不相称，挺大的领圈子，连两排胸肋骨，全拱了出来，扛着两只肩膀，头仿佛是凹了下去。

眼睛眶也陷成一对肉洼，颧骨是格外的撑起，这就映得他几根两三寸的疏稀胡须，也越发的焦黄了。

竞存赔笑道：‘老先生受惊了。

”老先生两手互抱着，把拳头连拱了两下，摇着头道：‘真受不了，我们一家人，女的哭，男的叹气，一点儿主意没有。

刚才听到张先生家里大门响，我们赶着开门出来，要向张先生请教，你瞧我这一大家子人，男女老少一十四口……”他哽咽着说下去了，将右手抓住汗衫长袖头子，去揉擦眼睛。

汗衫的胸襟上，早是滴了好几点泪水。

竞存看到，老大不过意，便笑道：‘老先生，你只放心。

我要有办法离开天津，一定替你想个办法。

”陈老先生听说，抱着两只拳头，只管作揖。

竞存道：‘老先生，你请回去吧，外面危险。

”陈老先生道：‘我也愿意跟着张先生到外面瞧瞧去。

老早地看好了路子，将来也好逃走。

”说着，和竞存一块儿走出胡同口，看那大马路时，家家紧关了门，固然是和前两三天一样，今天更奇怪的，却是前两天在马路中心站的警察，是绝无仅有的生物，现在也不见了。

空荡荡的，这里就是一条死过去了的马路。

东面和北面，有好几处火焰，黑烟直冲半空，在大烧房屋。

陈老先生摇了两下头道：‘想不到两天工夫，把一个花花世界的天津，糟蹋到了这种样子。

”竞存走到街心，四周看看，只有马路边睡着一条狗，在它身上，流出很多血，好像是中了流弹的。

此外没有一点战争的痕迹。

昨天晚上，那样猛烈的枪炮声，仿佛在屋子前后，也已经开了火。

现在远远的地方，虽然还一阵一阵地枪炮声传来，但是已不感到怎样可怕。

不过鼻子里，时时嗅到硫磺味，让人有些特别感触，便向陈老先生道：‘昨天晚上，这马路上就开过火的，虽是没有痕迹，这光景，战时气味也够浓厚。

前面堆着沙包就是我们的防线了，咱们一块儿瞧瞧去。

假若有受伤的兵士，咱们也可以尽力量。

”说着话，信步走向前。

还不到那堆沙包前马路上，飞了一片浮沙，在过去不到一丈的地方，路面上凹下去一个两三丈深的窟窿，便道：‘嗨！

怪不得有两下炸弹非常之响。

这个地方，他们也扔下一颗炸弹了。

你看，这样一块大碎片，碰在人身上，哪还有了命？

”说时他弯腰在地上捡起一片尺多长、三四寸宽的铁板来。

陈老先生扯着他的衣服道：‘听！

听！

飞机来了，走吧。



## &lt;&lt;热血之花&gt;&gt;

“竞存看时，在市区西角，有四架飞机绕着，随了几响轰轰之声，有一股黑焰，像卷起的大海狂潮猛烈向天上射去。

早上的太阳，被云遮掩着，半空里略嫌阴暗，在半空里旧有的黑烟还腾绕着，这新的黑焰又冲了起来。

那硫磺味也随着浓厚，像附近人家放过了爆竹。

老先生又道：“张先生，别只管看火了，飞机来了。

“他不能再等，说毕，向回家路上先跑。

竞存看时，有两架飞机，由西飞到南边去，转过头，正向这里飞。

便喊道：“别乱跑，挨着墙慢慢地走。

“老先生跑得跌跌倒倒，右手上提了一只鞋子，左手牵着裤脚，右脚穿鞋，左脚光着。

两位先生跑几步，又站着等一会，等的时候，不住抬头向天上看。

那时真怪，呼的一声，两架飞机，由天上飞过来，直扑到对面十字路口去。

大家虽然心里害怕，可是飞机这样地抢了过来，它到底要做出一些什么事来，也禁不住跟了飞机尾子看去。

这就看到每架飞机上，全有两个筒形的影子，向人家屋头上落下。

轰隆一声，便是一阵黑烟冲霄而起，突然一阵大风，向人猛扑了过来。

接连着有几下轰隆之声，便有几阵黑烟冲起，便有几阵大风。

随着这黑烟，屋顶上冒出火光。

同时，也不知人是由哪里来的，一大群像冲倒了竹笼的鸭子一样，颠颠倒倒在马路上乱跑。

大人口里乱喊，小孩子口里乱哭，向马路这边直拥过来。

刚才扔炸弹的飞机，本是向对面直冲过去的，炸弹扔下，飞机也就去远了。

不想它身子一转，绕了大半个圈子，又飞到了十字街口。

逃跑的老百姓，刚喘过一口气，一见飞机来了，继续再跑。

不但跑到了马路中心的人，又跌又踉地走，而且两旁关门闭户的人家，三三五五吐出人来加入马路当中这一群逃命的难民里去，于是马路当中的这一群人，就像被狂风吹动了的海水一般，向前直涌。

有的身子走得虚了，倒在地上，后面跟的一群，便一齐被绊着倒了下去。

这时街上的秩序虽然很乱，可也没有谁肯在人身上踏过去。

前面有人倒在地上，后面的人也就只好站定了脚，呆呆望着。

这一望，不免有两三分钟的犹豫，那绕着大圈子的飞机，已到了头上。

只看它把长翅膀微微地斜着，噗噗噗一阵机关枪响，那拥挤在路头上的人，好像颓墙上的乱砖，一个跟一个地，向地面上直倒。

路上逃跑的人，看到这许多人随了机关枪倒下去，越是拼命地狂奔。

那架飞机上的敌人，仿佛看到这种事情，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娱乐，第二次再绕转着圈子过来，又临到逃难人民的头上。

竞存当飞机第一次扫射的时候，蹲下了身子，藏在一间小店的土柜台里。

飞机去后，不敢迟延，挨着路边墙脚，赶快地向家里走。

这时，刚刚走到胡同口上，那咯吱咯吱的响声，把空气都带着颤动了，眼见飞机又要飞临到头上，立刻把身子一缩，藏在人家墙角里，微伸了头张望，只看马路上那么些个被飞机控制着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找掩蔽处所把身子藏起来的，全是在飞机前面狂跑，心里又可痛，又可怜。

那敌机好像要表示它的得意之作，由烧夷弹烧着的房子上扑过来，还穿过了屋顶上直射云霄的烟雾。

到了马路头上，更向下飞，人的手伸起来几乎可以抓住飞机。

惟其是机身飞得这样低的缘故，那机关枪子的效力，格外来得大，随着飞机的影子，在地面上闪电似的掠了过去，早有几十个人应着飞机翅膀下“呼的”一声惨响，躺在地上。

等飞机过去，那些在马路上拥挤着的人，算是长了一番见识，不在马路上跑了。

看见了大小横胡同，大家不分高低，像惊散了的苍蝇四处乱钻。

因之飞机第三次飞来的时候，马路上的人已经很是稀少。

大概敌人觉得屠杀这少数人，不够痛快，没有开枪就去了。

## &lt;&lt;热血之花&gt;&gt;

那些藏在横胡同里的人，直待听不到一点飞机声音，这才纷纷地走上马路来。这时，十字街口烧着的房屋，已有四个火头，向天空里乱冲烟雾。眼面前一片雾障，半空火星乱飞，简直分不出方向来，天气又热，人在一里路外，都觉火焰灼人。但一部分人，并不怕热，或者喊爹喊娘，或者叫人的名字，还向火焰奔去。竟存想到刚才飞机三次光顾，料着死伤很多，也随着人看去。不上五十步路，死尸和受伤的，一个挨一个躺着，就塞满了马路。寻人的人，有的蹲在地上，对受伤的乱叫。有的搂住地下死尸，号啕大哭。最凄惨的，是娘打死了，刚会走路的孩子，牵着死人的衣襟哭着叫着。还有小孩子打得血糊周身的，娘倒是抱着在满地打滚。沿马路有大半里地，全是哭哭啼啼的声音。其中有个三十多岁的人，站在路心警察岗位石墩上，把双手高举着抬过了头，大喊道：“各位各位，别哭别哭，听我说两句话。”大家看时，他穿了短袖白布对襟短褂，光秃着脑袋，紫色国字脸，下巴上有个大黑痣，胸面前一路黑毛，说起话来，带些山东味儿。有人认得，那正是酱肘铺子里掌柜的，他会站起来演说，连竟存也感着有些奇怪，当然要注意听下去。

那掌柜的道：“我是个没有知识的人，不敢说什么爱国不爱国。平常大家打咱们一拳，咱们一定得回他一手。现在咱们跟小日本，没招没惹的，他烧了咱们的房，又对咱们老百姓，用机关枪扫射，咱们真是那样容易欺侮的？哼也不哼一声吗？你们愿意忍受的，赶快走吧。是有能耐的，跟我一块儿投军去。咱们当了大兵，有枪在手，多少总要干他两个。”他这篇话说完，围着的人，同喊起来：“当兵去！当兵去！”大家哄成一片。

就在这时，人丛里挤出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穿着黄布短裤和翻领衬衫，剪着平头，很像个学生。他抢到警察岗位上站着，两手高举乱摇一阵，只喊大家别嚷。经他连跳带嚷地要求着，算是把大家的声音压了下去。他道：“各位要当兵报国，这是好事。可是军队有军队的军规，不能随随便便就让咱们进营去。也许看着咱们里面有人体格坏，连当名伙夫，他都不能呢。依着我的意见，咱们下乡当游击队去。趁着现在高粱地长得很深，哪儿也能去。候在公路旁边，哪一天都可以遇到鬼子兵经过，现钱买现货，今天要干，今天就有机会。”大家又是哄然一声。

那小伙子又道：“自然，现在咱们就动手，没有一支枪，也没有一颗子弹。可是那没关系，咱们在公路上挖下坑等着，只要弄翻一辆日本军用汽车，就有了本钱。有枪的马上就走，到北仓落岱一带去，那里是我老家，我还可以找着地方上的人帮忙呢。”大家喊着：“去去！杀鬼子兵报仇。”那个小伙子跳着在人群里带头，马路上拥挤着民众，就有一二百人跟了走去。竟存在一边看着呆了，只管目送了他们走去。这时有人叫道：“张先生，还不回去吗？你家老妈子到处找你呢。”

<<热血之花>>

“竞存看时，是那拉车的小三子，他穿了一件破背心，晃着那长光手膀子，在裤腰带上，斜插了一柄斧头。

竞存道：“你这是什么意思，拿着这柄斧头砍难民吗？”

“小三子道：“我要砍小鬼子。”

“竞存笑道：“你不是说过国亡了活该，你还拉你的车，怎么你也恨起鬼子来了？”

“小三子道：“这畜类太没有人心。”

像他们这样炸，拉车的他也饶不了，这样做亡国奴，我不干。

“说着，他右手拔出裤带里的斧头，左手伸出一个大拇指，在斧头锋口上，摩擦了几下，摇晃了两下头，鼻子还耸着哼了一声。

竞存听说，心中暗喜，他想着日本人这样轰炸，炸起中华民国的怒火了。

这怒火正是我们昼夜企求发生的。

现在小三子也有了这怒火，透着中华民族还不是一盆冷灰吧？

……

<<热血之花>>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